

美国图书馆界代表团应邀来我国参观访问

鲍振西

应北京图书馆的邀请，美国图书馆界代表团一行十二人在团长、美国国会图书馆副馆长威廉姆·韋尔什先生率领下，于九月十二日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为期三周的参观访问。

代表团的成员是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图书馆协会、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和亚洲研究图书馆推荐的代表组成，其中有四名中国血统美籍人士。他们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区研究部主任沃伦·常石、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法律部主任夏道太、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加里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馆长拉塞尔·香克、美国莫莱奈谷区学院文化与城市计划主席艾丽斯·贝内特·伊里奇、芝加哥公共图书馆推广服务专员助理玛格雷特·沙利文、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性图书馆协会主席莫因·全德森、威斯康辛大学图书馆馆长约瑟夫·特雷兹、研究性图书馆协会执行主席约翰·劳伦斯、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退休馆长、图书馆研究院教授钱存训、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研究性图书馆协会中国研究资料中心俞秉权。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九月十七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图书馆界代表团全体成员，并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美国图书馆界代表团全体成员还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遗容。

美国图书馆界代表团在北京先后参观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图书馆，并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图书馆处处长胡耀辉向代表团介绍了我国公共系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情况。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三名成员和代表团部分团员与北京图书馆就进一步加强两馆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如何执行中美两国最近签订的文化合作协定中有关书刊资料交换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商谈。

代表团在北京访问期间，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北京图书馆联合举办了两次学术报告会，代表团成员分别向北京地区图书馆工作者作了题为《当前美国图书馆界的一些问题》、《美国全国图书馆规划简介》、《美国的公共图书馆》、《美国的各图书馆协会》、《美国图书馆教育引论》、《美国大学图书馆的组织》、《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的现状》、《美国的东亚图书馆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保存与微形》和《美国图书馆的自动化与网络化》等十个专题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为了欢迎美国图书馆界代表团来我国参观访问，中国图书馆学会举行了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中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于光远、陈翰笙、皮高品、张申府和在京理事、部分学术委员会委员、编译委员会委员、北京图书馆部主任以上领导干部和有关单位负责人等八十余人。理事长刘季平主持了招待会并致了欢迎词，对代表团来我国参观访问，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今后我们两国图书馆界的友好往来与交流活动必将越来越多，我愿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向美国朋友表示，我们一定要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和图书馆工作者的友谊作出更多的贡献”。美国图书馆代表团团长威廉姆·韋尔什致了答词，对能

有机会与中国图书馆界的朋友们见面感到高兴，并对中国图书馆学会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

美国图书馆界代表团在京期间，参加了第四次全运会的开幕式，游览了颐和园、香山碧云寺、长城、定陵、故宫等名胜古迹。

美国驻我国大使伍得科克和夫人，在代表团抵京后的第二天晚上，在官邸举行酒会招待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北京图书馆的有关人员表示感谢。代表团在京期间，美国驻我国大使馆文化处一等秘书、北京美国图书馆馆长和专程由香港来京的香港美国图书馆馆长等人随团参加各项参观访问活动。

美国图书馆界代表团九月十八日离开北京，前往西安、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参观访问，于九月底由广州离境回国。代表团离京前，在国际俱乐部举行了答谢招待会，我有关单位六十人应邀参加。

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国人民和两国图书馆工作者的友好往来将会日益增多。美国图书馆界代表团应邀对我国的参观访问，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对于增进两国图书馆工作者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图书馆工作者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上接第61页)

义的材料。如《图书馆学书目解题》、《图书馆工作程序表》、《俄文西文编目简略字表》等。由于这些材料的内容相当完备，它不仅是当时图书馆学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人员难得的参考资料，而且目前还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欲知56年以前我国刊行的图书学著作及其基本内容，在本书附录材料中基本上能得到圆满的答复。还有西文、俄文编目简略字表，更是图书馆编目人员经常利用的材料。这些附录材料为正编增色不少，可以说它是正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总之，本书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使我深深感到：“大毒草”的帽子完全扣不到它的头上，要全盘否定它，是没有令人信服的根据的。特别是在我国图书馆事业遭到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之后，使我们更加懂得

得，二十一年前卢震京先生的辛勤劳动是何等难能可贵！他以满腔的热情为繁荣祖国的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而编纂工具书，却遭到无情的批判与攻击，这种破坏学术民主的深刻教训，我们应永远记取。

当然，本书不是没有缺点，这在刘国钧教授的校后记中，基本上都很中肯地指了出来，作者在前言和说明中，大都也感觉到了。如有些材料过于陈旧、术语尚未完全统一，文体不纯，由编纂方法所带来的缺乏必要的评论，作为标准的名词术语或图书馆工作的指南尚嫌不足等等。这些缺点完全可以在以后的修订中得到改正。我们衷心希望像《图书馆学辞典》这样的工具书能组织修订再版；《目录学辞典》、《书史学辞典》能促其早日问世。如果这样，无疑将是我国图书馆界在向四化进军道路上的喜事。